

怀旧三味

□丹诺

俞先生第一次带我去他家,是以他女朋友的身份,距今已逾25年。那是一次热闹的家庭聚餐,莆田特色菜应有尽有,卤面、焖豆腐、荔枝肉等等,每一道菜都很地道,尤其是那道卤面令人回味无穷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,俞爸俞妈、俞奶奶、姐姐姐夫、儿媳、叔婶,还有几个可爱的孩子蹦跳其间,其乐融融。全家总动员的一桌好饭传递着他们对我的接纳,仿佛我们早已是一家人。

俞爸爸拥有好厨艺,村里有大场面的聚餐常请他去掌厨,那一道卤面是能解乡愁的。俞家村子名叫沟头,乍听名字有渠边沟头之意,映衬着曾经这儿是一座村庄。沟头圆圈是入城枢纽端口,沟头算是“城中村”。从沟头圆圈进入村道,入口处是低矮的貌似临时搭建的瓦房,踏上石板路,但见坡屋顶,红瓦白墙,三间厢或五间厢,低层楼。人家庭院里种着枇杷、龙眼等果树,或有古井,堂前燕。

那时俞先生的父母以卖菜为生,家有良田三四亩,种菜收菜卖菜,一年四季,汗滴禾下土,勤勤恳恳,忙忙碌碌。早晨俞爸爸去田园,俞妈妈去市场卖菜,下午也去田园,晚上灯光月光下在院子里整理蔬菜,分类,装车,整整齐齐,满满当当。第二天晨曦中出发去“红柱子”市场,一辆人力三轮车,满载瓜果蔬菜,满载生计。他们的蔬菜鲜嫩可口,拥有许多老顾客。比起从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酸菜算是轻松了几许。他们卖酸菜的足迹遍及黄石、笏石、华亭、枫亭等乡镇,甚至俞爸爸骑自行车到沿海文甲、福清渔溪,还曾撑船到涵江。家里有许多大缸小缸是从前腌制酸菜用的,井口旁有一方地窖——为了保鲜酸菜而开凿的。

我惊讶于他们做那么多酸菜,惊讶于俞爸能自己撑船到涵江去批发酸菜。据说沟头的酸菜曾经闻名远近乡村,许多村民有段年月就是以卖酸菜为生的。俞先生和我说这些的时候,我戏说说不定我小时候见过俞爸俞妈呢。那年代农村的小孩可没少吃过走街串巷挑担人的食物,稀饭配酸菜是清贫人家的家常便饭。我外婆经常在家门口买酸菜,外婆边买边看着杆秤说,要足称哦。外公在旁就说,少吃一口没关系——外公总是同情走街串巷人的艰辛。

你可曾听过村巷中抑扬顿挫如歌似唱的方言吆喝声?“菜腌——”“补鼎补铝锅——”“鸭毛卖无?”“头发卖无?”这是大人们关注的吆喝声;“冰棒——”“芽油(麦芽糖)——”“糖敲——”这是孩子们关注的吆喝声,每一个尾音都充满磁力。孩子们最爱听的是“糖敲——”,伴着小锤子轻敲铁片的清脆声才在村头隐约上场,我们就奔出家门翘首张望。糖敲,其实是糖条,似乎凝固的麦芽糖。物资匮乏的年代,我们听到糖敲的吆喝声就如望梅止渴般生津,不是每次听到吆喝声都能如愿尝到甜头的。大人不会给我们零花钱,我们的零花钱是这样来的——牙膏壳可以卖,蟑螂可以卖,柿子籽可以卖,枇杷叶背面毛茸茸的“刺”刷干净晒干了可以卖。那时镇上有一个偌大的收购站,仿佛什么都收。而牙膏壳类的小玩意儿我们可以直接跟货郎兑换糖敲。糖敲真是百搭的尤物,物物交换满足孩童的味蕾。货郎肩挑糖敲,边走边轻轻敲着铁片,敲铁声清脆脆脆,像一首美妙的乐曲。我们飞奔过去,看货郎拿起如刀的铁片,抵住将要切开糖块的地方,小锤子敲到铁片的一头,一块糖就出来了。我们紧盯着,多希望他能将铁片放在宽一点的地方,好让小锤子敲开大块的“糖敲”。称之为糖敲大约因为这糖块是“敲”出来的吧,糖块干干,我们只能取其中一块吃,放在嘴里,甜、糯、软、黏、香,童年最美的零食就此诞生。

俞先生说,小时候他们兄弟姐妹放学回家都要做家务活,周末都要去田间地头干农活。他家附近的莆田糖厂鼎盛的时候,装甘蔗渣的车辆驶过村口,沿途掉下许多甘蔗渣,凌晨四五点他们就要到马路边捡甘蔗渣,榨过糖的甘蔗渣细碎如沙,需要用铁铲铲起来,装到小筐筐里挑回去当柴火。柴火灶的年代,孩子们个个都修得很勤快。

千禧年初,俞家兄弟姐妹陆续外出深圳打拼。每一次出发前都会进行一次家庭聚餐。采购,清洗,掌厨,洗碗,收拾桌子,每一个环节家人们都积极主动。俞爸“退居二线”,两位姐姐传承了好厨艺,尤其是那道卤面地道极了。先熬制高



郑情 作

汤,备好五花肉、香菇、虾干、海蛎等配料,备好莆田特色的面条,加之韭菜、香菜等,那些食材经过恰到好处排列组合荟萃成地道的莆田卤面。卤面是用文火“卤”出来的,让高汤和配料的味道充分渗透到每根面条上,直至香味扑鼻。一道家庭聚餐必备的卤面,带着家的温情,无论走到哪里,不曾忘记从哪里出发,不曾忘记家和万事兴。在外打拼时兄弟姐妹互帮互助,手足情深。后来,我也跟着出发了,在深圳的十余年,我们想念家乡的亲人,想念家乡的风味。每逢佳节,风尘仆仆返乡和父母团聚,吃上卤面方解乡愁。

随着城市的发展,俞爸爸说,到2005年田地全部被征用了,部分田地变成了莆田一中校园、嘉新商业城等。俞爸俞妈终于从农活中“退休”了,过起“城里人”的生活。家里的大屋小屋里装修一番成了出租屋。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日渐增多,村里多数家庭都有了出租屋。搞卫生,出租收租,跳广场舞,散步便是老人的日常生活。

2011年,莆田首座万达广场落地沟头片区近处,落成开业后成为新的城市中心。从万达高楼俯瞰城市车水马龙,夜色中流光溢彩,有都市的况味。相比之下,沟头的民居越来越老旧。看村巷中的电线,在空中飞檐走壁,横七竖八,仿佛空中长年累月堆积的伤痕。地下水道是另一个硬伤,每逢台风暴雨,村民半夜都得起来排水,用沙袋堵住大门预防水漫院子,院子里的水用抽水泵抽出。

2014年,我们结束了深漂,回到了家乡。每逢佳节,家庭聚餐一如当年,全家总动员,热热闹闹。卤面必不可少,偶尔俞妈妈还会做一点酸菜,我们品尝着酸菜,忆苦思甜。

2020年,沟头片区拆迁改造项目启动。老房子即将成为一种记忆,寻常百姓生命里的故事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。巷里风吹过一句不舍的告别,堂前燕还在檐下欢快地呢喃。

老房子拆迁后,每逢佳节我们的大家庭聚餐设在饭店里。年过七旬的俞爸爸聊起当年骑自行车到福清渔溪卖菜的情景,大约50公里的路程,骑车要多久呢?他的孙辈们连连赞叹:“爷爷好厉害,骑车很累吧?”

“不累,”俞爸爸声音洪亮,“爷爷以前经常干体力活,不像你们现在什么都用电脑,不一样啊!”

我们吃着卤面,那道卤面出自专业厨师之手,却少了那份浓浓的家的温情。我们便会怀念当年的老房子——青石瓦顶,红砖白墙,小院子,古井,龙眼树,堂前燕。怀念慈祥的俞奶奶,还有我的外公外婆。

劳作农民,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,仿佛在这田园之间找到了生活的真谛。

如今,徜徉在田厝,眼睛会猛然一亮,看到的是:小桥流水,白云飞鸟,蛙叫蝉鸣,鸡犬相闻,瓜果飘香,袅袅炊烟……这里空气是清新的,禾苗是芬芳的,土地是酥软的。红的花,黄的豆,绿的苗,青的菜,紫的烟,蓝的天,让人目不暇接。田园里,不仅有优美的风景,还有深厚的人文积淀,浓郁的民俗风情,自然朴素的生活方式,还有父老乡亲的温情。

田园是包容的,不管何时,它都张开着宽大的怀抱拥抱我们。

东晋陶渊明对田野爱到狂热。其在《归去来辞》文中写道:“及少日,眷然有归欷之情。何则?质性自然。秋爽至冬,在官八十余日。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!”可见陶渊明多么钟情田野风光。苏格拉底在田野上能对着树上的一只小鸟看得出神,达到忘我境界;孟浩然时常陶醉在青山、绿树、桑麻的田野风光里,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。

人在城市里待久了,越来越向往田园生活。在田厝,你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和压力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享受宁静和温情。

田园如诗如画,田园如梦如幻。

翻看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,翻到这一句:“戊寅九月,至留都,抵岸,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。”便被“桃花渡”一词所吸引,下有注释:桃花渡,在今南京十里秦淮与古青溪水道合流处附近。传说王献之经常在此迎送爱妾桃叶,故名。献之有歌曰:“桃叶复桃叶,渡江不用楫。但渡无所苦,我自来迎接。”

一个雅致的名字,瞬间便让人记住了。于是,联想起了“雨下东西乡,水淹南北洋”。随着“木兰陂”修筑成功,木兰溪中下游的水患大大减轻,只留下“东西乡”和“南北洋”这两个对称的名字。裴次元和吴兴,分别带领百姓沿着木兰溪南北两岸筑堤抵御潮水,使得南北洋平原成为沃野平畴,弥漫着阵阵稻香。五侯山、壶公山、凤凰山、九华山、囊山,自南向北再向东,如屏风般依次罗列,守护着这片广袤的平原。平原之外,环绕着兴化湾、平海湾和湄洲湾。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,已然融入兴化子民的血脉之中。

我从宁海桥下木兰溪畔的江东村开始,沿着海堤一路骑行去鹅头村,经过青屿、草屿、菜屿等,经过前海,有时穿过村庄,有时越过山丘。我还路过滴水岩,顾名思义,应当是有岩石不断滴水吧。鹅头村所在之处直插入海,三面环水。莫非这个半岛,形似鹅头,伸着脖颈向海中饮水,故而得名?

我去时海风迎面吹,味咸腥,劲强烈,让人几乎稳不住车把。村子对面有岛屿,名东管杯、西管杯。据说管杯是自古以来用以占卜的工具,通常是中央圆、两端尖的新月形。大概因为其状如管杯而得名。返程时,我还在草屿岛停留。这是个奇特的小岛!涨潮时,海水环绕着孤岛;退潮时,露出一条蜿蜒的跨海小路连着陆地。如果从空中俯瞰,小岛宛如大陆放飞的纸鸢。岛上有祠,名唤“心海”,不知是心中有海,还是指心若海?

宁海桥,原来是宁海渡,水急浪险,常舟覆人亡,越浦禅师募修。与上游的木兰陂、下游的东甲堤,都是木兰溪上著名的建筑。木兰陂、宁海桥、东甲堤,念来颇多意味,而此意味里,藏着兴化崛起的密码。

在南北洋平原上游荡

□张国太

向北去,我跟友人环着东圳水库骑行,高低起伏蜿蜒曲折的山路,引人往深山里。这山里有地名唤长基。林登名《莆舆纪胜》记一地名“长基最顶”,读来一头雾水。文中写道:“……历枫坑岭、珠坑岭、水井岭,十余里为长基岭顶……八月,林季子登其最顶,纪其胜而东去。”总算有些明白,他登上了长基山的最顶。

东圳水库如今以“圳湖映碧”名列莆田二十四景之一,若以景色而论,湖水映绿树,山光入碧波,倒也贴切。微雨时,看一只白鹭,悬停于山光水色之中,倏忽间俯冲水面,捕获一条白鱼。这场面很适合漫无边际地幻想。自小便听大人们说,他们去修东圳水,是怎么算工分,怎么去讨集体生活的。后来参与编写文史资料,接触了一些史料,越发确信,那可算一个超越人力的大工程。由此往前,在更原始工具下诞生的木兰陂,则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。

莆田二十四景,有新旧之分。清代顺治年间,刑部郎中林尧英遍览莆田大地,推出二十四景。南山松柏对北瀛飞泉,东山晓旭与西岩晚眺,仅仅是咀嚼这些名字,便要心驰神往了。再若叠翠的九华,藏烟的石室,游钓艇于溪溪之上,赏秋月在白塘湖畔,一幅幅美丽画卷升腾于脑海间。

遗憾的是时移事异,有些图景已沉入历史,但有的图景反而换了新面目,比如枫叶塘。枫叶塘的红叶和红泥土,与碧绿的湖水、澄澈的蓝天,形成强烈的对比,几乎要让人眩晕了。我们骑着山地车到水边,来到了枫叶塘。荒草间有半片断墙或一口土灶,昭示着曾经有过的村庄——是的,随着水库蓄水,枫叶塘沉入库底,村里的人们向外移民,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地名。据说这里曾是常太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中心,闽中游击队曾在这里活动,是一块红色热土。今闲先生曾详细描述枫叶塘,称其有“十二单位”“三十一坎塘”,有上街路、下街路、学校路、方山路、宫井路、竹门路、分岸头路……

鹅头村,枫叶塘,念着念着,我竟把它们念成了一副对联。如你所见,我在南北洋平原上游荡,时而沿着堤岸前行,时而顺着山路游走,将一些地名收进背囊。“躯体与灵魂,总有一个在路上”。当我在路上时,把玩这些地名,也能收获一些趣味。就像我要告诉你的,莆田的山山水水,隐藏着多少美丽的地名,以及地名背后丰富多彩的故事。

更有意思的是,当我在别处看到相同的地名时,那种意外欣喜的心情。几次前往福州,地铁1号线的始末站是“三江口”和“象峰”,中间有“下洋”“三角埕”“树兜”“斗门”,我不禁会心一笑,如果从木兰溪入海口的三江口出发,到九华山麓的象峰村,沿途也会有下洋、有三角埕、有斗门头,虽然树兜在东圳水库边,但丝毫不会影响我将两地的相同之处进行一番排列和对比。

走进山水之间,有那么多有趣的地名,等待着被发现和珍藏,比如,兴化府、萝苜田;比如,土海、紫玉湖;比如,紫霄、苦竹寺;比如,朗桥、九龙谷……

田园如梦

□陈志勇

一说到田,我就想起莆田带有“田”的村名,比如家乡白沙田厝村,笏石田柄村,埭头田边村,东庄苏田村,社厝田利村、田楼村,赖店锦田村、林田村等;还想起了田园诗“故人具鸡黍,邀我至田家”“开荒南野际,守拙归园田”等等。

我出生在农村,在农村20多年,对于家乡怀着深深的眷恋,对田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。田地,是祖祖辈辈耕耘一辈子的地方,是陪伴我童年的乐园,是寄寓浓浓乡愁的栖息地。

千百年前,田厝还是一片蛮荒之地。从中原漂泊至此的人们,一姓接着姓,一家挨着一家,先辈们用粗糙或稚嫩的双手,开垦出了这一方充满生机的土地。于是,这片土地便有了一个朴实且古典的名字——田厝。

从高空俯瞰,3.92平方公里的田厝大地之上,一片片或大或小的田野罗棋布地铺开,与村庄、群山、溪流、树木,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。诗意、幽静、素朴,如世外桃源。

其实,对于田园,更多的是艰辛的记忆。农村人四季忙碌,以地为生,用汗水和力气撑起一个家。

作为农家的孩子,我自然也摆脱不了下地干活的命运。从小我就学会了吃苦,学会了在或冰凉或滚烫的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学会了无论田岸有多远,耳边响起的永远是母亲坚定的话语:“弯下腰,埋头干,抬头便能望到岸了,便有清风相伴了。”当然,我也深切体会到了土地年复一年给予人们丰厚馈赠时的无私与慷慨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劳动很积极,插秧、割水稻等农活都干过。夏天早稻成熟了,满眼金黄,沉甸甸的,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稻谷清香。

这个时候,村民们也忙碌起来。

早上8点多,奶奶喊一声“出工了”,质朴悠扬的声音回荡在上空,大家便开始到田里割水稻。开工前奶奶宣布:“每天

文脉常新见南山

□易振环

上月初,我到位于南湖公园左侧的锦和江氏艺术空间,参观“六锦凝华——许志挺花鸟工笔画作品展”。“六锦凝华”中的“六锦”,既指代画作里的锦绣之景,也暗喻着某种愿景或寄托。而“凝华”可理解为历经岁月淘洗所凝聚的精华,你可以将其视作春天的、艺术的或是事业的精华,任凭观者自行解读。艺术空间面积不大,但布展井然有序,整体氛围温馨宜人。

此次画展让我忆起历史上的籍籍画家,如明代的吴彬、李在,以及近现代的李霞、李耕、黄羲、周秀廷、朱成淦等。他们在不同的年代,凭借画作,为莆田开启了一扇形象宣介的窗口。一代又一代人文底蕴的传承,或多或少地对莆田后人的艺术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。许志挺选择在南山这一文脉圣地展出精心创作的66幅花鸟写意作品,可谓独具匠心,亦是开启了一扇传承人文的窗口。

中国画的一笔一画、一墨一色,有着一定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底蕴。这体现在笔墨所构建的独特美学体系中,体现在形神之间的辩证统一上,更体现在创作者对艺术本质的理解、坚守以及艺术手法的突破上。

展出的作品是创作者30多年来守正创新的成果,是他通过观察自然与生活,汲取天地灵气,进行艺术提炼与情感升华的结晶。作品中枝叶线条的美感与节奏,花朵簇拥所营造的春意盎然之景,小鸟栖息嬉戏的合理写意,以及适当留白所产生的张力,均展现了创作者扎实的技法功底。这些作品以细腻的笔触与简约和谐的色彩搭配,将艺术语言转化为作品构图的意境与主题,宛如一场以丹青为媒介的自然与人文的对话,彰显了创作者对艺术的执着追求。诸如形式多样的花卉、成双成对的鸟儿,以及传统建筑的屋檐和砖墙构成的画面主体,给人以简洁素雅、生机盎然的审美体验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锦和江氏艺术空间坐落于南湖公园左侧、南山脚下,此地正是“南湖三先生”开创兴化文化教育先河、点燃莆田耕读书香文脉之处。南山,又名凤凰山。明代理学名臣、地方志史家黄仲昭所撰《八闽通志》记载:“山形如凤之展翼,故名”。民间相传,山上曾有群鸟栖息,它们形似凤凰,鸣声清脆悦耳,故而得名凤凰山。千年来,南山的自然景观、宗教寺庙、诗文辞赋以及发展变迁,如文脉般绵延不绝,为莆田文化增添了绚烂色彩。

以文教化,润泽人心。史载郑露、郑淑、郑庄三兄弟从永泰来到南山,创建了闾中第一所学堂“湖山书堂”。他们广泛传播儒家文化,被世人尊称为“南湖三先生”。自此,吾邑文化教育蓬勃发展,涌现出“十室九书堂、龙门半天下”的人文盛景。北宋景祐进士蔡高曾如此评价:“先生如不出,莆海无真儒”。黄仲昭则言:“露在莆人未知学之先,与其弟从事诗书,开莆之儒学,亦可谓豪杰之士也欤”。基于此,后人认为凤凰山是莆阳文化的发祥地,即文脉所在。自唐以来,广化寺就以莆田进士精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“湖山书堂”到兴化军的试考场,可以说,广化寺留下了进士们勤奋读书、考取功名的奋进足迹。唐代莆田人林藻、林蕴兄弟和晋江人欧阳詹曾在南山读书,宋代名臣蔡襄、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等也曾到此一游,让凤凰山沾染了名人文化的光彩。更有不少墨客骚人为凤凰山咏诗题词,据不完全统计,历代名家留下诗词700多首。

如今,南山正成为城区难得的文旅、休闲之地,用文化的斑斓色彩装点着日新月异的城市。

让我们再回到展览。在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,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,在回应时代命题中实现创新?可以说,许志挺的这些作品实现了笔墨和图式的创新,努力让清新素雅、笔简意足的作品成为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全新诠释。

查房备忘录(外二首)

□简单

今日小雨,患者在病房描绘
静脉里雪花

或者倒悬的血管溶洞

以及结霜的床单

他们说,埋伏从四面八方

我用一根体温计探测冬天的深度

用纱布填补饱满夜雾的肋骨缝隙

用红外线探测伤口暗处的涌动

总该有什么在融化吧

是药瓶内培植的暖气

是渐逝的影像学底片

还是解冻之后的春天

我能做的也不是很多

窗外,萧肃的风

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

病人躺着,各种疼痛

在他们身上流窜:炎症、肿瘤、恐惧

或者远在天边的孝子

欠下巨债

我能做的也不是很多,只能

用咖啡

在疼痛必经之路设伏

关于答案

“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?”

患者家属在病房门口盯着我

他问这句话时,秋叶

正一片片坠下

关于答案,那日渐消瘦的脸庞

和窗外的秋风,都闪烁其词

我转身进入病房把窗户关紧

“外面风大,别受凉!”